

# 蒋介石下达的红军悬赏令价值几何

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可谓不择手段,除了军事上的猛烈进攻之外,还采取了悬赏的办法。从总体上看,对于有着崇高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群体而言,国民党的这个招数是失效的。

## 红军长征前赏洋节节攀升

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期间,蒋介石对其他军阀采用的一个惯用伎俩,就是金钱收买对方的部分将领,以此达到瓦解对方的目的。这个办法用在各派军阀中屡屡奏效,这也让他在国民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,进而调动了全国的战争资源用于对付红军。

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等在湘赣边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井冈山斗争,把湖南、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当局搅得天翻地覆。苏联《真理报》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,“几个月前何键宣布,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,捉住彭德怀和黄公略者可赏大洋两千元”。

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,继而开创了以赣南、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。这让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觉得颜面无存。1930年7月28日的《江西民国日报》刊登了一则消息,即《鲁总指挥严令缉拿朱毛》,指出:“兹特重颁赏格,如前方剿匪各部队及各县警队,能击毙朱毛献其首级者,合赏洋五万元,能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,合赏洋十万元。”

由于种种原因,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了,被迫实施战略转移。就在

此时,蒋介石于1934年10月25日发布悬赏令:“生擒毛泽东、朱德者,赏洋二十五万元。”据查,这个金额达到了对红军领导人悬赏的最高值。

## 师级以上干部全部“定价”

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,也经常面对国民党的各种悬赏通告。当然,随着红军的一路向西转移,在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看来,威胁早已不如以前,所以赏格的数量也发生了变化。

1935年2月9日的《大公报》刊发了一则《蒋电川购缉匪首》,其中写道:“无论军民人等,凡拿获匪首者,一律均有重赏,特将赏格列后。生擒朱毛徐三匪首之一者,赏洋十万元。生擒彭德怀、林彪、董振堂、周恩来、张国焘等匪首之一者,赏洋五万元。”此时的中央红军尚未进入四川,红四方面军正在创建川陕苏区,不过,蒋介石可能预料到红军两部主力日后必将会合,因而下了这道命令。其中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和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朱德、毛泽东并列。

到了1935年9月,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,已经进入甘肃南部地区,革命前景趋于好转。蒋介石闻讯后,大为愤怒。他给“剿匪”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拍了急电,将红军的所有师级以上干部全部“定价”,来了个“一网打尽”:“一、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,献首级者奖八万元;二、林匪彪、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



一份登载着缉拿“朱、毛”悬赏令的报纸

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;三、博古、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;四、凡伪中央委员、伪军团政委、伪军[团]长及伪一、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;五、其他各著名匪首,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,仍照前颁赏格各给……”

## 红军将领觉得赏额少是耻辱

事实上,绝大部分党和红军领导人丝毫不惧怕国民党的高额悬赏。

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一书中披露了一些相关的细节:“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在傍晚的时候,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,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,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。我起先认不出是他,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。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,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。”

彭德怀也是如此,该书写道:“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,悬赏五万到十万要缉拿彭德怀,不论死擒活捉,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

岗,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。我在那里的时候,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、徐海东、毛泽东。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。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,当时红军缺纸,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。”

美国作家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在《伟大的道路——朱德的生平和时代》一书提到了自己与朱德的一次交谈。朱德调侃道,蒋介石“甚至于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,从班长开始,按照等级订定价。他派飞机到我们阵地上散传单。要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列在名单里,或者给他开列的赏额太少,自己反而觉得是耻辱”。(摘编自《学习时报》)

## 陈独秀催鲁迅写稿最卖力

从1918年5月开始,鲁迅先后用白话文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药》等短篇小说,风头一时无人能及。当时,《新青年》的创办者陈独秀对鲁迅的小说非常喜欢,甚至达到了“五体投地的佩服”的地步,只要是鲁迅写来的稿子,陈独秀都会第一时间安排发表。为了持续刊发鲁迅的作品,陈独秀总是多次写信向鲁迅约稿。

陈独秀不仅催促鲁迅创作小说,也催促他创作杂文、翻译外国作品。鲁迅郑重接受了陈独秀的约稿盛情,在《新青年》和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了大量杂文。

到了1920年9月,上

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个公开出版机构——新青年社成立后,陈独秀又第一个站出来,主张将鲁迅小说交给新青年社“集拢来重印”。虽然有人对此颇有微词,认为陈独秀太过偏心鲁迅,再怎么也总不能以鲁迅的文章马首是瞻。不过,陈独秀并没有将这些风言风语往心里去,照例“只要是鲁迅写出来的文章,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出版”。不过不到半年时间,新青年社便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查封,印刷鲁迅作品的任务便落在了另一家具有进步性质的出版社——新潮社身上。

1923年8月3日,《呐喊》正式出版,该书共收录

了鲁迅从1918年至1922年发表的白话文小说15篇。《呐喊》的问世,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。鲁迅集子的出版,最高兴最开心的莫过于陈独秀,他逢人便说,“豫才先生小说集的出版,是近日来听到的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”。后来,提到陈独秀对自己的帮助时,鲁迅也感慨地表示:“《新青年》的编辑者,却一回一回地来催,催几回,我就做一篇。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,他是催促我写小说最卖力的一个,我是要万分地感谢陈独秀先生了。”从两人的话语中不难看出,他们之间既有深情厚谊又惺惺相惜。(摘编自《北京青年报》)

## 坚持看报的人,像绅士一样优雅

有人说:这年头,谁还看报,都玩手机去了这话其实很偏颇。快时代,更应倡导慢生活慢一些,灵魂才能跟上脚步  
读书看报是慢阅读,细细品味,入脑入心  
快乐老人报的200万读者,就是一群沉得住气的人  
从容、优雅得像伦敦地铁上的绅士  
向你们致敬!

